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12.003

刘长敏、李益斌：“权力转移理论视角下的中俄美中亚格局演变”，《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第23-32页。

LIU Changmin, LI Yibin,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Structure Shaped by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12, 2017, pp.23-32.

权力转移理论视角下的中俄美 中亚格局演变

刘长敏¹ 李益斌¹

(1.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要:近年来,中俄美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中亚战略。俄罗斯和美国试图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地位,在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中亚地区也被囊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畴之内,形成三国中亚战略交错和对冲的局面。基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对这一事实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可以发现,冷战后中亚地区经历了从权力真空到美俄争霸,再到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形成的不同发展阶段,客观上形成了权力转移的事实。中俄美三者的中亚战略在地区指向方面有更多的重叠,但从战略意图到具体实施具有较大差异性。中国无意参与中亚地区争霸,但由于国家实力与战略意愿的提升,客观上会导致中国在该地区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

关键词:权力转移理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格局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12-0023-10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布局更加清晰,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势必加强,也意味着中国在中亚地区与其

他大国互动将更加频繁。中亚地区在冷战后成为俄美竞争的新领域,俄罗斯为此提出“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的构想,其中“欧亚经济联盟”(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②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美国提出“大中亚计划”(Greater Central Asian Partnership),后调整为

收稿日期:2016-11-29;修订日期:2017-08-3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美合作机制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13YJA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长敏(1954—),女,辽宁鞍山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问题;李益斌(1990—),男,山西河津人,中国政法大学2016级国际关系方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

① 习近平:“创新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9月7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7/c164113-22840646.html。

② “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联盟”战略的第三阶段,目前俄罗斯正在努力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主要以“欧亚联盟”代称俄罗斯近期的中亚战略,参见“Treaty o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Signed”, May 29, 201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5787。

“新丝绸之路计划”(New Silk Road)。中俄美三国的政策构想在中亚地区存在一定的战略重叠,将会引起本地区权力格局出现新的变化。

一、权力转移理论与中亚格局变迁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由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首次提出的,经过其本人和追随者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1.1 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观点

首先,权力的构成是实力加意图。与现实主义学者一样,奥根斯基理论构想的出发点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就是对权力的追求。权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按照自身的目的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①。另外,奥根斯基特别强调使用权力的意愿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他指出,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实力,但是无意参与国际竞争,不对他国施加影响,那么该国的实力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权力。

其次,金字塔式的国际体系是稳定的。奥根斯基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均势观点,而是从“权力转移”的角度来分析战争的根源。他认为“均势对和平是不可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是不合逻辑的”,^②恰恰相反,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越大,就越可能实现和平。他还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国际体系是由一个公认的有合法意识形态的结构构成,只有各成员承认其合法性时,该体系才是稳定的。因此,金字塔结构是理想的国际体系,即一个服众的霸权国位于金字塔顶端,最弱的国家在塔基的结构。国际社会的稳定主要取决于权力与满意间的平衡,所以“权力的追求程度和满意程度是鉴别一国是否会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特征”。^③

第三,主导国与挑战国的关系定位。根据奥根斯基对权力和国际体系的界定,可以把体

系中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强大而满意型、强大但不满意型、虚弱而满意型和弱小但不满意型。其中,强大而满意型的国家基本属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他们建立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制定了国际规则,并且以实力来保障规则的运行,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强大但不满意的国家属于挑战国,他们经过不断地发展,实力已经成长到可以与主导国抗衡的地步,但是国际社会的运行规则并非由他们制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通过改变规则来进一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他们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权力发生转移的基本要素在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对权力的追逐不仅要拥有实力,还要有战略意图;国家间实力对比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关系,表现为差距越大越趋于稳定;一般情况下,权力的转移发生在强大而满意型与强大但不满意型国家之间。这一理论视角对于分析中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过程与缘由,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

1.2 冷战后中亚权力格局变迁

纵观冷战后中亚地区的权力格局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④

(1) 权力真空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中亚各国均为前苏联的成员,独立后该地区也一直受到俄罗斯的控制和影响。俄罗斯独立之初,经济面临崩溃,社会危机四伏,对中亚地区采取了“甩包袱”战略。俄罗斯的政策使中亚国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以可乘之机。“对美国而言,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⑤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介入中亚地区事务。

^① 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lfred A.Konopf, Inc. 1968, p.123.

^② 同①, p.292.

^③ 同①, p.295.

^④ 中亚特指亚洲中部内陆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中的中亚为狭义上的中亚,仅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

^⑤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并未真正重视中亚地区,“中亚政策只是美国整个欧亚大陆政策的从属部分。”^①

(2) 美俄争霸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

俄罗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收到西方真正的援助,促使俄罗斯改变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政策。1995年9月,俄罗斯政府通过《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文件,阐述了其对独联体的目标是“将独联体建成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应有地位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合体”,^②此后,俄罗斯强化了“多极化”思想在外交中的地位,不再唯西方国家马首是瞻,调整自己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恢复对此地区的经贸援助,与白、哈、吉成立“关税同盟”,加强经济一体化。

面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调整,美国在波黑内战结束后也腾出手来关注这一地区的形势。首先,在能源方面,美国鼓励本国企业参与中亚的能源开采,对中亚能源实行外运管道多元化。其次,在军事上,美国加强与哈、乌的合作,开始对中亚地区出售武器,试图打破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控制。第三,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于2000年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③列为恐怖组织,更加担心“塔利班所推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策的影响波及原本宗教传统十分深厚的中亚地区。在许多美国政治家眼中,中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才应该是美国关注的中心。”^④

(3) 从美国强势介入到中俄美三方平衡(21世纪初以来)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反恐成为其最重要的事务。中亚由于其其在反恐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受到美国的特别关注。2002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能源和内部改革三个方面。”^⑤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反恐行动得到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支持。美军全面进入中亚地区,迅速在中亚取得优势地位。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在能源和民主化方面对中

亚国家进行援助和渗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的来说,在“9·11”事件后初期,美国在中亚地区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中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开始发生部分转移。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单边主义”让美国失去民心。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美国向乌施压。面对美国在中亚地区咄咄逼人的“颜色革命”,中俄两国在莫斯科元首会晤期间,表达了双方对“颜色革命”的共同立场:必须尊重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⑥中俄和中亚国家加强联系的同时,两国联手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平台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以抵制美国的强势渗透。

1.3 权力转移理论与中亚权力转移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一个国家的权力由国家实力和意愿共同组成。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在三国中实力最弱,但却是地区主导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把中亚看作自己的“后院”,在此区域的战略意图最为强势,决不允许其他大国过多介入和染指。美国的综合国力最强,但是中亚并不属于其核心利益,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较弱,可以预见,美国在此区域的权力将呈现下降趋势。中国是全球性的新兴国家,同时也是中亚地区的新兴国家。中国的国力增长客观上提高了在中亚的影响力,由于中国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

① 郑羽:“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中亚政策的演变 1991—2006”,《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4期,第54—66页。

② 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③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简称乌伊运,是一个成立于1991年的伊斯兰民兵组织,制造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

④ 吴大辉:“美国对中亚的军事安全政策”,《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第72—77页。

⑤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romoting Long-term Stability in Central Asia: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One Year after 9/11”, Bureau of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Nov. 27, 2002, <http://2001-2009.state.gov/p/eur/rls/fs/15560.htm>.

⑥ “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全文)”,外交部网站,2005年7月2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201988.shtml.

施会彰显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意愿。实力和意愿的双重提升必然导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权力地位呈现上升趋势。

此外,在权力转移理论中,金字塔型的国际体系最为稳定,冷战后的中亚地区权力格局即是这种稳定的金字塔型体系。俄罗斯一直在本地区处于金字塔顶端,是绝对的权力主导国,而其他中亚五国实力远不及俄罗斯,无力也无意挑战本地区的权力格局。此后,域外国家美国进入中亚地区,希望在这一地区寻找自己的战略利益,客观上扮演了“强大但不满意”型的角色,构成了对本地区原有权力结构的挑战,诱发了中亚地区的权力转移现象出现。冷战之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俄在中亚地区争霸成为地区权力格局主流,二者影响力此消彼长,交替领先。由历史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实力,一度在本地区取得优势地位,威胁到俄罗斯作为主导国的地位,但是由于其政策失当和意愿下降,并未完成对主导国的取代。

权力转移理论似乎陈旧,尚有不完善之处,但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依旧可以解释冷战后中亚地区权力转移过程。中亚权力格局经历了从权力真空,再到美俄争霸,以及正在演化的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的不同发展时期。地区权力架构正在经历从集中到分散,未来可能继续整合的历史过程。由于各种势力的较量一直存在,地区局势也始终保持在一种动态的进程之中,权力转移或部分转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二、中俄美的中亚战略及其地区影响

英国近代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了著名论断:“中亚是历史的地理枢纽,是欧亚大陆的心脏,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①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指出,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美国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

治空间”。^②

2.1 中俄美三国的中亚战略

冷战结束之后,中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几经变化,经历了真空期、美俄争霸期、美国强势介入期,到现在的中俄美三方平衡期。近年来,中俄美三国陆续提出自己的中亚地缘战略,形成了新的战略对冲,越发引人注目。

俄罗斯作为中亚地区的传统大国,历来是地区主导国。2011年10月,普京在《消息报》发表的文章中正式提出欧亚联盟的概念。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关税同盟为基础,联合其他独联体国家,试图创建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包括建立统一经济空间,实行统一货币,建立共同能源市场,实现商品和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普京试图把欧亚联盟建设成一个“强有力、超国家的联盟模式。”^③但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其又有意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对抗美国,为本地区的“权力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上个世纪末,美国就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倡导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教授。他认为,后阿富汗战争时代,恢复阿富汗的古丝绸之路可以为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提供途径。另外,他还强调美国需要在阿富汗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体系,制订一个统一的计划来综合统筹。^④美国政府采纳了斯塔尔教授的计划,2011年7月2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印度金奈首次对外宣布“新丝绸之

①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13页。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③ 杨辉:“普京对后苏联空间的整合及前景——以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4期,第33-43页。

④ SF Starr, AC Kuchins, “The Key to Success in Afghanistan: A Modern Silk Road Strategy”,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May 2010, p.29, http://www.channelingreality.com/NAU/Corridors/Afghan_Silk_Road_1005Afghan.pdf.

路”计划。随后,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多种场合阐述了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的官方文件认为,“2011年首次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倡议,通过恢复被破坏的传统贸易路线和重要基础设施,将使阿富汗进一步融入本地区。今天,阿富汗及其邻国正引领这一关键领域,建设新的南北交通和贸易路线,重现欧亚大陆贯穿东西的活力。”^①尽管斯塔尔教授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②但是政府版“新丝绸之路”计划依然有浓厚的地缘政治意味,明显将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排除在外,而且也面临资金来源和印巴矛盾难以调节等困难。

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的倡议。^③并特别强调建设中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④后来这“五通”再次概括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⑤打通西部通道,与中亚和欧洲实现经济联动,同时,也不乏战略上的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意在扩展中国在西部疆域的战略空间,缓解中国在东部受到的阻力。

2.2 中俄美三国中亚战略的差异

首先,三者的战略意图不同。普京的欧亚联盟战略目标绝不仅仅停留在经济联盟,还包括实现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等。希望把欧亚联盟打造成一个可以和美国、欧盟、中国抗衡的多极中的一极。普京上台伊始就明确了恢复俄罗斯荣光的目标,提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⑥俄罗斯欧亚联盟的战略目标就是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绝对优势,恢复俄罗斯强国地位。而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做准备,整合地区经济,重做安排,使自己抽身阿富汗泥潭。“新丝绸之路”计划不同于欧亚联盟战略,其不主张地区一体化,只关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刻意提高印度在此区域的地位。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促进地区合作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

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⑦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的可以归结为:扩大开放、支持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中亚各国人文交流和反恐合作等。相比较而言,前两者地缘政治色彩更浓厚,并倾向于强化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而中国的中亚战略更多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兼容性更强,更强调互惠互通和共同发展。

其次,三者开放程度不同。从涵盖的地理范围来看,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覆盖面仅限于前苏联地区。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则主要针对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美国官方的解释是“通过支持贸易和打开新的市场,连接阿富汗,中亚,巴基斯坦,印度等。”^⑧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

①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Support for the New Silk Road”, Sept. 9, 2016, <http://www.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

② 潘光:“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缘起、演变和发展前景——对话‘新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人斯塔教授”,《当代世界》,2015年第4期,第25-27页。

③ “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外交部网站,2013年9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1_675049/zyxw_675051/t1074063.shtml。

④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外交部网站,2013年9月8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1_675049/zyxw_675051/t1074151.shtml。

⑤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外交部网站,2015年3月28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1_675049/zyxw_675051/t1249574.shtml。

⑥ [俄]普京著,张树华等译:《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⑦ “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外交部网站,2013年9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1_675049/zyxw_675051/t1074063.shtml。

⑧ 同①。

波斯湾、地中海等”^①。由此可见,中国的开放区域更为广阔,包括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美国其次,而俄罗斯最窄。同时,从三者的开放区域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东西合作模型,而“新丝绸之路”计划是南北走向模型,欧亚联盟是环形走向模型。

第三,三者合作形式不同。俄罗斯提出的欧亚联盟是一个一体化组织,希望重组后苏联空间的国家,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合体。普京在《消息报》上的文章指出,欧亚联盟是更高程度、更深层次地实现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是拥有超国家机构的主权国家联盟。^② 欧亚联盟的努力方向是建立一系列“硬机制”,包括法律机制、决策机制、组织机制等,以主导地区发展。^③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构想是: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④侧重于一系列的项目合作。通过提出建设项目,鼓励沿途各国进行开发合作。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既不同于欧亚联盟,也不同于“新丝绸之路”计划,其合作形式介于二者之间。既以双边和多边合作组织为依托,设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又以项目为基础,扩大经济带沿岸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全新的地区合作机制。

2.3 三国中亚战略引发的中亚地区权力格局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地区一直处于大国角力的态势。近年来,中俄美各自抛出自己不同的中亚战略,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中亚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和中俄的战略对接,正深刻地改变着中亚的权力格局,一种不等边三角关系正在形成。

对俄罗斯而言,为了继续维持自身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国地位,其提出欧亚联盟战略,试图重新凝聚独联体国家。但由于美国的干扰,加之独联体其他成员国对此抱有一定的戒心,俄罗斯很难有大的突破。为确保自身在中亚的主导国地位,俄罗斯有意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达成战略对接,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经贸

交流开绿灯。^⑤ 这样既平衡了美国在中亚的力量,控制了中亚国家,也可以参与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合作,起到防范中国的作用。俄罗斯的“中亚准入政策”客观上提升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并促使中亚地区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的形成。美国的中亚战略中有意拉拢印度以制衡中俄,2014年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和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的会晤强调了美印合作的重要性:“美国促进与印度的联系,使贸易和能源更自由的流动。”^⑥美国希望通过拉拢印度来对抗中俄和伊朗,由于美国只是部分支持印度在此地区的战略利益,无法满足印度的需求,因此印度对此并不积极。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仰仗巴基斯坦的支持,也使得印度颇为不满。在最新公布的阿富汗与南亚战略(th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South Asia)中,特朗普(Donald Trump)不仅表示不会撤出阿富汗,而且将同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让印度在阿富汗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可见,美印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而中亚地区的地位则相对下降。^⑦

对中国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势

①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外交部网站,2015年3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l_675049/zyxw_675051/t1249574.shtml。

② 李兴:“普京欧亚联盟评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1-174页。

③ 关于“硬机制”的解释参见李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比较分析与关系前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64-72页。

④ 潘光:“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缘起、演变和发展前景——对话‘新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人斯塔教授”,《当代世界》,2015年第4期,第25-27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5年5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l_675049/zyxw_675051/t1262143.shtml。

⑥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U.S.-India Joint Statement”,Sept. 30, 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30/us-india-joint-statement。

⑦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South Asia”,Aug. 2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8/21/remarks-president-trump-strategy-afghanistan-and-south-asia。

必对中亚权力格局的改变产生较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在中亚地区拥有较大影响力。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虽然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方在反恐等领域的多边合作,但是由于受到俄罗斯因素的牵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依然有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与中亚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元化,除了反恐之外,能源、贸易、交通等领域都是中方关切的利益点。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得到了一些中亚国家和倡议沿途国家的欢迎,并已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例如,“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欧亚铁路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俄达成历史性的东线天然气合作协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计划开展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活动,中欧铁路货运班列快速发展。”^①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加快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反恐等多领域与中亚地区各国的战略沟通,尤其是中国正在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进行战略对接,凸显与中亚主导国力量之间的合作,将会不断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中亚权力转移的特殊性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作为解释工具的权力转移理论也衍生出了新的内涵,以便扩大解释力,更加适应现实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中亚五国是中国的近邻,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欧亚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要区域,其丰富的能源储藏是我国能源进口多元化和确保能源安全的保障条件之一。同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成败得失,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中亚权力转移具有其特殊性,因势利导地调整中国的中亚政策,对于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3.1 权力转移理论的嬗变

冷战结束之后,区域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

一些学者将“权力转移理论”引入区域层面研究,探讨区域的权力体系。其中,美国学者兰姆克(Douglas Lemke)^②就提出了“多样性等级模式”理论(Multiple Hierarchy Model),试图研究区域层次的权力转移现象。^③他认为,权力转移的现象不仅仅会出现在国际层面上,同时也会出现在地区层面上。例如,许多国家在区域层次的权力增加后,不会在全球层面上挑战主导国,但是可能在区域层次挑战地区强国,从而引发地区性战争。事实证明,冷战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解体,造成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一些地区性强国频频动作,以争夺更多的地区权力,导致了地区性动荡。中东的伊拉克和伊朗、东南亚的越南等皆是如此,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区域性权力转移。

除此之外,金宇祥(Woosang Kim)也对权力转移理论“否定均势与同盟”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奥根斯基的原有理论认为,权力转移由国家自身的实力提升与下降决定,同盟并不是增加国家实力的手段。而金宇祥通过对历史上的大国战争进行研究,质疑并修正了奥根斯基的观点。他认为,大国间联盟的组成和变化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改变大国间的实力,而军事联盟更是如此,实力的组合使得权力猛增,导致权力转移的可能性增加。^④这一论断增加了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范围,同时也间接地接受了均势和同盟思想,是奥根斯基的追随者对权力转移理论做出的最大的修正。

① 刘建超:“务实合作,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外交部网站,2014年7月2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ll_675049/wjbxw_675053/11170782.shtml。

② 道格拉斯·兰姆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和平与冲突。

③ D. Lemke, S.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0, No.2, 1996, pp. 235-260.

④ 金宇祥,韩裔美国学者,德克萨斯A&M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修正。观点详见 Woosang Kim,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Vol.45, No.1, Oct. 1992, pp.153-172.

3.2 中亚权力转移的特殊性

首先,出现了中俄联手抗美的三方制衡局面。权力转移理论否定均势与同盟的作用,但是中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借助了准联盟关系来进行。俄美长期以来在中亚地区争霸,由于俄罗斯实力较弱,为保证自己的主导国地位,不得不引入“外在力量”——中国来平衡美国的实力。中国欲在中亚地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也必须借助俄罗斯的传统势力。2015年5月,中国和俄罗斯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针对双方的中亚发展战略,声明指出:“俄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愿与中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倡议。中方支持俄方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启动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方面的协议谈判。”^①可见,中俄努力实现战略对接以避免彼此发生冲突。由于中俄美三国在中亚地区各自战略的差异和内涵的不同,三者均为“强国”,但是谁都无法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一种不等边的三角关系正在形成,多方的介入和制衡使得共生、共存成为必然。

其次,大国间相互依赖与竞争关系并存。权力转移理论的一大缺陷即忽视了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如前所述,中俄美三国的中亚战略都有以经济为支柱的内容。其实,三国在能源、交通和贸易等领域的战略交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使三方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以增加在本地区的相互依赖程度。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开始进行战略对接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俄罗斯也在积极承接美国在中亚的项目。总的来说,三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可以作为权力转移过程的润滑剂,缓解三者的矛盾。诚如美国助理国务卿琳恩·M.特雷西(Lynne M. Tracy)所言:“我们也欢迎中国努力发展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习主席最近访问期间宣布的项目。我们认为,这些努力都是相互促进,有利于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我们愿意与中俄进行合作,来支持地区稳定。”^②

第三,崛起者或挑战国的特殊性。权力转

移理论认为,崛起国家,即强大但不满意型的国家一定是挑战国,而忽略了强大国家主观图变的重要性。中国在中亚地区扮演着新兴大国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定位并不是挑战国,而是建设者。美俄在中亚地区更加重视军事部署与政治事务,中国在中亚一向以经贸合作为主,积极融入该地区建设,在能源、交通和贸易等方面的多边合作中积极有为,这是中国对中亚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点。同为中亚地区的后来者,与中国相比,美国则更加具有威胁性。正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说,即便是最强国也可以是现状的破坏者。^③

3.3 中国在中亚地区“权力转移”中的策略选择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机制化建设始于1996年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在此基础上2001年正式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和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联合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向中亚方向的发展与融合势在必行。“权力转移”理论的秉持者们认为,这无疑将改变地区原有的力量架构,并挑战现有的权力格局。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人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中亚地区也历来不是权力真空地带,因此,中国在推进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更须讲究策略,审慎实施。

首先,秉持“亲、诚、惠、容”原则,努力扩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5年5月9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t_675049/zyxw_675051/t1262143.shtm。

^② Lynne M. T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lk Roa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25, 2013,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15906.htm>。

^③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43页。

^④ 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简介”,2016年11月21日, http://chn.sectsc.org/about_sco/。

与中亚各国的共识。中亚各国政治生态迥异、利益诉求多元,对于中国的友好程度不同,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中国在推进项目时应统筹兼顾,综合保障。要以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建设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和“双西公路”哈萨克斯坦段等重大工程项目,切实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此外,要加强公共外交,夯实民意基础。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工程更为紧迫和重要。必须把实现民心相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通过扩大留学生交流、加强旅游合作、强化医疗合作、加强科技合作、发挥政党与议会交流、加强民间组织交流等手段,不断改善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国际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

其次,要重视协调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已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对接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目前,中俄战略对接缺乏具体的措施,具有一定的难度。^①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受到美欧的制裁,急需中国的战略支持,而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展活动也必须得到俄罗斯的帮助。然而,中亚历来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活动必然心存戒心,如果来自西方的压力减小,也不排除调整与中国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时,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建设中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制定中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实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第三,要加强对特朗普政府新中亚政策走向的关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内的乱局上,外交事务中主要关注反恐与大国关系,无暇顾及中亚。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中亚既是潜在的贸易伙伴,也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沿。在“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中,特朗普政府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最优先任务,^②有可能寻求与他国在中

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当选后的特朗普除了与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外,还专门致电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在反恐、核不扩散和美俄关系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并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成功”。^③而最新版的阿富汗和南亚战略显示,美国有意拉近印度,在中亚与南亚制衡中国。面对中亚局势可能存在的变数,中国须加强对美国中亚政策走向的关注,并及时制定新的应对策略。

最后,发挥和拓展上合组织的作用。上合组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安全保障,安全合作一直是其优先发展方向。中俄和中亚五国皆为上合组织成员,可以借助上合组织的力量和现有成果深化彼此间的合作。上合组织成立15年以来,在加强内部合作,联合反恐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是总体而言,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推进缓慢,组织效率低下,应急能力也明显不足。在区域安全公共物品供给意愿和能力方面的欠缺,也使得它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明确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结 论

权力转移理论诠释了世界格局转换的规律,而区域权力转移的理论修正则较微观地解读了一个地区力量格局重组与重建的过程。冷战之后中亚地区历经时代变迁,权力格局的

① 冯玉军:“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路径”,《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第15-19页。

② The White House,“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2016年9月11日,<https://www.whitehouse.gov/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

③ Reid Standish,“Trump Reaches Out to Central Asia, Looking For A Back Door to Russia”,Dec. 2, 2016,<https://www.yahoo.com/news/trump-reaches-central-asia-looking-213307212.html>。

不断变化,既印证了这一理论的客观性,也不断丰富了它的内涵。随着近年来俄罗斯、美国、中国三国中亚战略的实施,尤其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中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向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方向的渐变,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得到了不断提升。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努力“走出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等。同时,中国也要充分考虑特朗普政府对美俄关系、美印关系与中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做好中亚地区平衡者的角色,坚持独立自

主的外交战略。面对中亚地区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国应该寻找自身在本地区的准确定位,配合“一带一路”的实施,继续扩大与各国的开放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理念,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另外,要善于利用国际组织和机制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加强文化交流,凝聚人心,提升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软实力,夯实合作基础,打造经得住考验的“命运共同体”。

编辑 李 亚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Structure Shaped by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LIU Changmin¹ LI Yibin¹

(1.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spectively proposed their strategies concerning Central Asi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k to consolidate their posit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situation of strategic overlap and conflict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has thus been formed. Based on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ircumstance reveals tha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power vacuum,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and a scalene triangl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which objectively shaped the fact that the power is being transferred. Strategies of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concerning this region have overlapped in various aspects, but it is quite different in both strategic inten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Although China has no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ntral Asian hegemon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and strategic vision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China’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pattern of Central Asia